

# 東文選

七十四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7777
冊數	130 ( 74 )
函號	圖 116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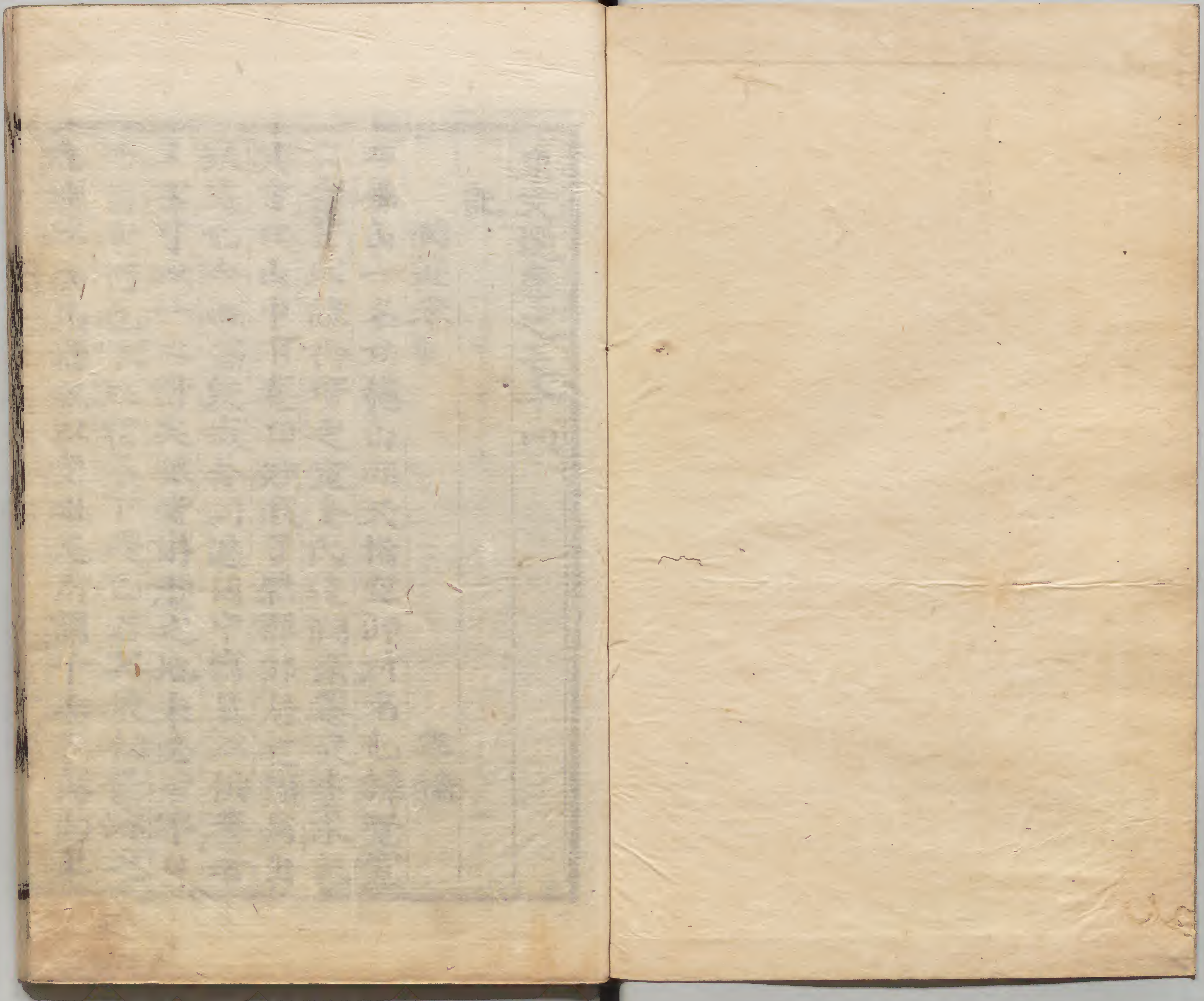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東文選卷之七十四

記

潤筆菴記

李穡

四佛山一名功德山西天指空師所名也釋覺寬與金贊成諱得培之室金氏造潤筆菴走書求記其言曰山中有菴曰妙寂了然禪師居之懶翁出家處也今懶翁既寂舍利遍國中寫真以供養者又不可以一二計矣然皆游歷之地未必皆平日所留意何也不三宿桑下是已若其最初發跡之地剝以去煩惱戒以受毗尼所謂千聖不傳向上

一路所由始也所由入也悟道於檜巖印可於平  
山皆從此中出說法於大都爲師於先王亦從此  
中出則功德山實爲懶翁之本元矣懶翁旣寂矣  
藏其舍利垂其真以供養者今之求功德者之恒  
事也亦知所謂真功德乎功德山由懶翁名益傳  
世之歆懶翁以修功德者又如此其廣功德在山  
乎在懶翁乎在奔走禮拜者乎請先生一言以記  
予曰吾聞功德山在大院東有峯突然而起有大  
石斲四如來形皆四尺餘凡求福者群趨之此山  
得名之由也聖智妙圓體自空寂菴之名豈虛立

哉求功德於妙寂皆如懶翁斯足矣併著之庚申  
秋八月初吉記

慈悲嶺羅漢堂記

西海平壤交界有山大而峻行者甚苦之故曰慈  
悲嶺嶺之北屬之平壤其南屬之西海羅漢堂實  
據嶺北俯洞仙站不知創於何代然靈異頗著予  
少也馳駒赴燕都再過堂下嘗一入門而致禮焉  
幢幡甚盛類皆行役者之願詞也見其厨房槽櫪  
之設又知其待行旅者甚備心喜之未暇問其詳  
也今左街副僧錄啓明寺住持中德定海者又重

新之因其徒省珠求記於予又不以始末相示予  
將徵之珠又曰啓明師行甚急願先生略之今之  
舉也事羅漢以求其福便行旅以施吾惠積其功  
德歸於祝聖安民而已寺之始末末也何足書予  
曰然今浮屠氏滿天下然其源流出自西域在於  
書法所當略之也慈悲嶺屹然其高羅漢堂煥焉  
其美呀咻之際一接于目豈不快哉况於歇鞍縱  
眺焚香致敬氣息以平身心以靜雖曰暫焉之頃  
所以益於人者多矣在於書法所當進之者也予  
以是不復徵其詳直書珠之所言俾歸而懸之宇

壁間啓明師之慈悲當與慈悲嶺並豐而羅漢之  
神通或者爲啓明師之神通矣慈悲也神通也豈  
不爲國家之大用乎予於是書以與之

長城縣白巖寺雙溪樓記

三重大匡 君雲菴澄公清叟因絕磴倫公名  
其樓且以三峯鄭氏記相示寺之故詳矣而溪之  
爲溪樓之爲樓皆略之而不書蓋難乎命其名矣  
於是從絕磴訊之寺在二水間而水合于寺之源  
東近而西遠故其勢有大小焉然合而爲淵然後  
出山而去寺四面山皆高峻夏蒸溽無所納涼是

以據二水合流之處有樓焉跨左水俯右水樓影  
水光上下相涵實爲勝覽矣庚戌夏水大至石堤  
隳樓因以壞清叟曰樓吾師所起也如此可乎吾  
師師師相傳凡五代所以留意山門者至矣樓今  
亡責將誰歸乃剋日考工復其舊腐者堅漫漶者  
鮮明於是足以自慰矣然吾之心惟恐一毫或墜  
吾師之心者吾之徒未必知也吾之徒踵吾而住  
是寺者或不知吾之心則山門之事不可保矣獨  
樓乎哉像設之塵埃棟宇之雨風爲人所咲也必  
矣是以一樓之興復雖不足書必求能言者筆之

所以圖不朽也所以戒吾徒也幸無讓予嘗師事  
杏村侍中公與子姪遊師其季也重違其請用絕  
礪言名之曰雙溪樓予老矣明月滿樓無由一宿  
其中矣恨不少年爲客耳其師弟子之相承載在  
寺籍故不書

香山安心寺舍利石鐘記

指空西天人也高麗普濟王師其弟子也其入寂  
而茶毗也皆有舍利人之信者疑者於是合而爲  
一矣香山岸鴨江地最僻與女真交界然其人多  
忠信爲封疆臣故於竺教心悅誠服與京中士庶

無少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詎不信然釋覺持來曰吾與覺悟作石鐘以唐指空舍利九枚普濟頭骨一片舍利五枚于安心寺施主則義州上萬戶奉翊大夫禮儀判書張侶室龍灣郡夫人康氏也又藏普濟袈裟一直綬一六環杖一于普賢寺其香爐殿志程所立也蓋欲報師恩化當世尊師道傳來世使匹夫匹婦皆有以入於吾道而已矣入吾道者非有他也安吾心而已矣安吾心始於寃終於不可得古人之跡遠矣昧者或忘之故藏舍利必於安心寺睹舍利必思安心能安心舍

利亦出吾骨矣試問之心一也衆生諸佛本不異况指空普濟之心與吾異乎後之禮石鐘者反而求之心可也

### 澄泉軒記

澈首座叅普濟尊者懶翁從之居者以翁號之曰澄泉未幾翁示滅哀慕日甚乃曰翁遠矣不可得而復見之矣聲音之所觸入吾心而最深被吾體而最著與吾名稱相隨而不竭者澄泉是已今又扁吾所居之軒曰澄泉蓋欲心存目想不欲斯須忘懶翁也知吾心者固知吾之爲澄泉也不知吾

者見吾軒之扁亦知吾之爲澄泉矣請先生一言爲之記予曰吾未之釋學也姑引儒言之籬國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蓋因夫子水哉水哉而發也吾儒以格致誠正而致齊平則釋氏之澄念止觀以見本源自性天真佛度人於生死波浪而歸之寂滅豈有異哉首座超出俗流又游善知識之堂下旣得其手澤施之心身者又如此其慕之也深矣慕之深故取之切其不負懶翁也審矣世之得懶翁以自號者多矣如首座之慕之者能幾人哉予喜之甚承

其請而不復辭第以病困不能究其說異日山中坐石弄泉滌清心熱當爲首座更言之

谷州公館新樓記

谷之州西海之窮處也東接交州北交平壤山高水佳一區平行州所理也公館近北而環以閭闔賓客之來無所登覽如在井中知州尹商發慨其故伐樹誅茅置小亭政滿而去金公繼至則又曰尹公非不能也待我耳乃與吏益拓其地取材于山陶瓦于野閱兩月而片斧之功告畢矣於是走其客棣通門侍衛護軍徐允明書求記予曰我國



壤地三面大海北連長白山附海州縣樓臺相輝  
冠蓋相望游觀歌舞四時之樂不絕數百年如一  
日也自海盜興歲增月益烽燧連晝夜甲冑無寒  
暑控海之地骸骨而已矣汚萊而已矣况其所謂  
樓臺者乎丘墟狐兔過者流涕谷之州在京都北  
可三百里去海甚遠其民不知烽燧朝夕饗殮春  
秋耕獲外無一事爲其守令者政不煩而功易就  
可知也况其仁以撫字義以施爲民易寧事易輯  
如金公者哉其役之興可必也明矣守令親民之  
職也民安則斯足矣安民在敬上敬上當謹於遵

條章禮使臣而已金公其知所急也哉公名承貴  
官三品觀是舉可知其人矣尹知州又吾門生也  
徐護軍吾故人宋氏之甥故不以拙辭而略爲之  
記

陶隱齋記

古之人隱於朝者詩之伶官漢之滑稽是已隱於  
市者燕之屠狗蜀之賣卜者是已晉之時隱於酒  
者竹林也宋之季隱於漁者茗溪也其他以隱自  
署其名者唐之李氏羅氏是已三韓儒雅古稱多  
士高風絕響代不乏人鮮有以隱自號者出而仕

其志也是以羞稱之耶隱而居其常也是以不自表耶何其無聞之若是耶近世雞林崔拙翁自號曰農隱星山李待中自號曰樵隱潭陽田政堂自號曰野隱予則隱於牧今又得待中族子子安氏焉蓋陶乎隱者也陶者舜之升聞周之將興以之爲地者也方冊所載可見已子安氏年十六以詩賦中壬寅科辭氣老成同列猶以少故不甚畏之也未幾學問文章日進而不少止淵乎其深也曄乎其光也周情孔思層見而疊出也向之老而自負者翕然從子安氏求正其所學焉子安氏知文

之必弊也如周之季焉泝而求其陶復陶穴之地喟然歎曰夫子稱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夫孰知其初之如是哉上古朴略之風遠矣不可追矣今之制尚古質之甚者惟陶爲然茅茨土階之變也而瑤臺瓊室作焉汙尊抔飲之變也而玉杯象箸興焉而陶之用未聞其有變也雖變而不離乎質也銅雀之尾是已天下之至大者天也至尊者帝也以帝者而事昊天天下之大事也天下之物皆備焉極其盛也而其器則惟陶之用焉制禮者夫豈徒哉必有所取之也亦曰質而已矣質之道

其天下之大本乎三千三百優優大哉之所從出  
乎子安氏崇仁其名也無一事非仁子安氏安於  
其中矣而又以陶名其居信乎其復於禮之本矣  
天下之歸仁也必矣是達也非隱也易曰天地閉  
賢人隱今則明良遭逢都俞吁咈魚川泳而鳥雲  
飛也流示之爵祿而益其利是以于于焉者皆山  
林之秀也而吾老矣猶之可也子安氏卓然勇往  
之時也而以隱自名可乎予與子安氏俱南陽公  
之門人也同寮成均相從也又久故問焉以質之  
子安氏其勗之哉

朴子虛貞齋記

予既冠之明年鼓篋壁雍易家學也未得師會先  
君同年字文子貞先生以學官召至予即上謁進  
而有請曰穡高麗李稼亭牛馬走也願從先生受  
易先生曰中甫明易者也吾所畏也汝年少汝父  
未必授同年之子猶子焉無患吾不汝授也數日  
有所求正先生曰可教也然易非少年所可學吾  
且訓汝句讀既踰時進易義一篇先生欣然曰義  
理其殆庶幾矣措辭失其序余因撥筆而書如雲  
行流水略無點綴予拱立案前喜形于色先生曰

章不已就乎然此易之粗也汝數年後當自知其  
精者矣僥倖科第奔走職事前功盡棄况於新得  
日消月磨卒與未學者無少異焉惜哉壬寅科狀  
元朴子虛號其所居曰貞齋蓋取諸易也一日謂  
予曰子嘗理易幸為我衍其義予曰乾坤易之門  
也乾坤廢易不可見六十四卦貞之著也言之長  
也且就乾坤言之乾之貞大也至於坤則加牝馬  
焉尊無二上也詩之二南風化繫於后妃之貞也  
是以配乾坤之重卦焉禮之一入元良形於萬國  
之貞也是以致乾坤之交泰焉乾坤二卦足以見

貞之訓矣而况虞夏商周之書紀此貞也故其理  
教如天地之貞觀焉顏曾思孟之學傳此貞也故  
其道學如日月之貞明焉貞之用其大矣哉子虛  
氏明敏之資篤實之學動而貞夫一也故其操履  
之確乎不可拔也如松栢之有心也貫四時而不  
改柯易葉雨露霑濡而不加榮風霜摧敗而不加  
瘁是以華袞賁如也而子虛無慕焉斧鉞威如也  
而子虛無怵焉所以周旋士林和而不苟同清而  
不苟異凜然有不可犯之色人固以貞目之矣予  
也學易而未卒業欲貞而莫能貞也故於子虛氏

深有望焉子虛氏能保其貞也則予也受賜多矣  
異日撰中州集者書子虛之傳曰夫夫貞者也知  
其貞而勗之者韓山李穡也豈非予之幸哉子虛  
氏曰先生止矣是足以記吾齋矣於是題其目曰  
朴子虛貞齋記或問先生以易主而引書詩禮以  
暢之獨不及春秋何也予曰吾志在春秋讀者不  
之察耳雨露風霜天時之春秋也華袞斧鉞王法  
之春秋也春秋奉天時明王法一出於正而已非  
春秋而何併以著之丁巳仲冬下泮記

聖居山文殊寺記

山之來遠矣根於長白蜿蜒千餘里傍東溟南走  
又千里停而最窿曰華嶽山由華嶽南迤數百里  
而突起者聖居也我國祖聖骨將軍虎景大王之  
祠在焉此所由以得名也新羅聖僧曰義相者居  
之或曰山之名以此其一名曰九龍虎景與獵者  
九人入山中擊獸會日黑就巖竇宿虎至當竇口  
大吼九人相謂虎必欲鳴我我輩中一人必有當  
之者請各投筮虎前虎所噬即其人也於是皆投  
之虎乃噬將軍筮將軍即出欲與虎鬪虎不見而  
竇崩九人皆不得出故名九龍云山之中浮圖之

東文選七十四  
十一  
宮多焉高峻寒冷難於冬居山腰以下大抵不甚  
阡而文殊寺實占之衆壑會于前夏雨則聲如雷  
振盪林莽冰則鑿以飲易於汲引燬而荒者久矣  
釋 將重營之請予筆其化疏因謂予 也  
今功畢矣亦能哉予嘗有志游山病莫能興雖欲  
遂前願又未知天之哀予否也如天之福策杖以  
往或扶輿以游古木迴巖樓閣風中當嘯詠以舒  
懷千仞岡一振衣吹洞簫俯視萬里豈不少慰予  
鬱結之抱哉殿宇像設鐘磬日用什器蓋亦粗完  
其大檀越星山李侍中樵隱之夫人河氏也出財

以助施主名氏具列于左且叢爲一錄求鎮山門  
俾後有攷焉蒼龍丁巳冬十月日記

求慕亭記

清之楸洞郭氏之田在焉郭氏因廬其中耕稼以  
供賓婚喪祭之用饗殮之具粗給不願餘仕于朝  
則或廢而蕪若復不顧已則携妻孥往耕之讀書  
哦詩羗夫耕叟與之談咲而於勢利漠然也郭氏  
之大父狀元公在至元間忠直有文章世祖皇帝  
混一天下惟日本氏獨不庭乃曰懷遠以德莫尚  
招徠其令高麗馳一介明諭朕意於是高麗君臣

隕越承命慎簡可使者書狀闕其人人皆以計避  
獨狀元公有願行之言或以白宰相宰相大喜入  
告于王出命狀元行婦翁崔錫欲謁宰相覆奏狀  
元公奮然曰死一也死國不猶愈於死妻子之手  
乎既去果不歸君臣哀之授官與田今之楸洞是  
已長楸出騷經釋者曰猶言喬木指故國也其子  
正郎君終身悲號不樂仕進年七十餘矣而慕之  
益深其孫通憲公作亭洞中引水種蓮謀所以養  
其志靡所不爲正郎公嘗曰幼失嚴顏吾悲何言  
汝幸宦達吾喜可知而吾無恙汝又在傍吾定不

及汝矣其謁文當世秉筆者書吾東望之思以示  
子孫於是名之曰求慕蓋朝而慕夕而忘非求慕  
也子而慕孫而忘非求慕也朝夕如一刻子孫如  
一身其爲慕也不曰求乎通憲公徵予言久矣通  
憲公予同年也慷慨有志在法司則執法而已不  
畏強也在言官則敢言而已不避事也是以行省  
之詰而綱紀益振海島之竄而聲名益張持斧則  
嚴明而已不務於苛察專城則撫字而已故稱其  
公勤狀元之忠直正郎之孝思蓋兼之矣宜其致  
身華顯冠冕士林而立于朝也未嘗有終歲之安

楸洞之居未嘗有間歲之離也三槐王氏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如持左契交手相付而狀元公忠義之報如何耶天之報善人也以名焉以位焉以德焉其致一也有德而名不聞有名而位不稱君子不患也而德之不稱其位名之或過其情君子之所大畏也今通憲公之德之名天之所以報狀元也若其位也雖顯矣士論則猶慊然有不滿之望然年才耳順見用與否未可以前知也則天之報以位也與其否也皆非今日之所可決也天將大其報故遲之耶何其宜報而尚未之報耶天之定未定久矣予將於郭氏焉徵之鐵原崔氏八十年而生子今其孫至多也郭氏未有後無患焉天必有以厚郭氏矣郭氏無後矣天果未可必矣求慕亭丘墟矣天果未可必矣使天而可必也郭氏何患焉

水原府客舍池亭記

池臺坡榭遊翫之所也於世道何與焉然國家理亂之迹州縣興廢之由於是乎在蓋朝廷清明上下豫安則吏樂其職民安其生非有池臺坡榭何以形容大平之盛觀哉法今苛暴賦斂繁重則民



咨於野吏困於官雖有池臺坡榭豈能獨樂哉然則水原府新亭之作可無記乎府理東北隅舊有池蕪廢已久全君成安爲守時慨然有志於興復乃鑿而深之中爲島以翼新亭財不出於官役不及於民及其成也州人見之相顧驚駭以爲何其成之易耶必異物之來相也何不吾役而能若此也吁全君其知使民者歟會全君內遷而祕書少監安君出按揚廣道嘉全君爲政之能走書於予曰全氏之迹不泯而傳之後惟在於文子毋辭諸予惟水原按部所理控制諸州是以爲一道所輻

湊然其盛衰興廢亦爲一道先今全君威惠並至撫集得宜又能不煩細民廣我國家大平之義安君職察民風樂道人善皆可書也異日檣也功成乞退道過斯邑若值荷花開時必停車上亭以讀吾此記而後去

淳昌客館新樓記

樓之有記尚矣作焉著其功名焉暢其義舍是而強之言亦難乎哉淳昌刺史南侯爲政既有餘暇新作樓于客館之後康君好文以侯之言求記甚勤規制面勢庀工之多寡用日之久近則不予告

又無名義以措辭觀其意直欲使後之人知斯樓之起於南侯而已他非所急也淳昌自有郡館客于茲不知其幾百年矣而始有此樓南侯無因於前獨斷於已以有夫幾百年未有之勝據元控遠屹然爲一邑壯觀樂其民以及其賓夫豈偶然哉予又念夫翬飛鳥革之歸然者皆前日榛莽之餘成其美而樂其完者南侯之功也不知風摧雨剝於千載之下但存阨然之迹其興悲而長嘆者果何人歟其相繼而爲民於斯爲吏於斯能體侯之心有敗易之有毀葺之使不至於阨然者抑何人

歟雖然凡享其成功者必思其始爲之人後之登斯樓者必曰南侯之所作也因以議其爲人侯之名豈不由是而益傳乎侯名徵有政事才溫雅守禮與予通家交故不辭其難而強爲之言

松月軒記

前林觀寺住持玉田禪師以吾座主歐陽先生所書松月軒三字求記於予曰泰定間西天指空師至東國予以夙因見而悅之遂從之薙髮受戒吾徒群居雖有約束如禮家然於山水間從容自得尤所好也天曆初吾師被旨還京師吾從而西

天下之壯觀皆在焉然車塵馬蹄揮汗如雨甚不自樂是以名山勝地之游殆無虛歲獨巴蜀之行危公既序之矣而未果雖然予之所懷人或不之知也故以松月名吾軒初吾之在吾鄉也長松之陰明月之夕所以清耳目而爽身心使塵念頓空似境非境者蓋未嘗頃刻而忘于懷故舟浮江淮馬馳燕代吾身之所至皆松月之軒也及倦而東歸則童子時所見之松月蓋自若也而吾身則老此所以托之子而為身後謀也予固知師以師之道蓋高而不俗者也師平生喜從當世名公雅士

游盡得其禮貌而於藝又能精鑑書畫博極今古如翰林承旨歐陽原功集賢學士揭曼碩國子祭酒王師魯中書叅政危太朴集賢待制趙仲穆道家如吳宗師皆為之題贊叙引集賢待制趙仲穆真人張彥輔吳興唐子華又為松月軒傳神今皆失之惜哉師之行實苟不字于人彼諸公者其肯與之游乎其肯形之詩文苟焉以稱美之乎由是觀之松之在山月之在天猶有聲色之可言也師之在松月之間已非聲色之可累而况松也非蒼然月也非炯然貫之靈臺者即其書所謂清淨法

身是已是豈可以在山之松在天之月議吾師哉  
師名達蘊玉田其號也俗姓曹氏昌寧人有爲今  
上元從功臣位政丞者師其季也

幻菴記

予之未冠也喜游山中與釋氏狎聞其誦四如偈  
雖不盡解要其歸無爲而已夢者寤則已幻者法  
謝則空泡歸於水影息於蔭露晞電滅皆非實有  
也非實有焉而不可謂之無非實無焉而不可謂  
之有釋氏之教蓋如此稍長縫掖十八人結契爲  
好今天台圓公曹溪修公與焉相得之深相期之

厚復何言哉及予宦學燕京修公亦入山今三十  
年矣間或相值信宿則別迴思前日詩酒淋漓何  
可復得信乎其如夢矣信乎其如幻矣玄陵歆公  
之風再請住持大寺公皆辭之雖逼迫入院不以  
棄去蓋視世如幻久矣嘗一典十負法席一年未  
竟而玄陵賓于天公於幻之味益親嘗矣青龍惠  
禪師之來京也公以書索予記曰身之幻四大是  
已心之幻緣影是已世界之幻空華是已然旣曰  
幻矣是可見也是可修也見其可見修其可修非  
如指月指矣是吾平日所立之地也夫豈入於斷

滅哉又有所謂三觀者單復以成清淨定輪而起  
幻銷塵之術貫乎其中則幻之益於末學也非淺  
淺矣此吾所以表之居室而使聞吾風入吾室者  
皆得以自省也不然聞寂蕭灑閑居之境何必立  
名立言以架屋下屋哉予固知公久又於功夫選  
獨公開口的答問意又知公名不虛得出於衆萬  
萬矣今觀名菴之義非以自表將使游其門者有  
所據依爲其用力之地故不以文拙辭又作歌以  
寄之曰白雲兮行大虛長風兮卷滄海其來兮何  
從其去兮安在菴中高卧兮閑道人月作燈兮松

作蓋重爲告曰後之讀吾記者當學幻人心識然  
後知修公之爲人矣知吾作記之意矣請高著眼  
戊午夏五月二十又六日記

砥平縣彌智山潤筆菴記

韓山子旣筆普濟浮圖銘則告其徒曰普濟我先  
王之所師也道尊德高國中誰不致敬趨下風聞  
緒論以爲終身之幸哉獨穡懶於伺候雖竹院僧  
話亦未嘗一及於耳是以普濟之出入禁闥揀擇  
功夫也亦不敢輕以進謁變吾所守蓋道不同不  
相爲謀故也師旣示寂有舍利之異師道之益信

於世闔國奔趨惟恐不及穡又病無由致意於其  
間久矣有旨撰其銘則不敢不奉教但未知普濟  
之可吾文與否耳雖然當世大儒秉筆者不少而  
穡獲承是命夫豈徒然未嘗不自幸且自悲也既  
而門人行禮於僕曰潤筆予却之曰師先王之師  
也穡先王之臣也以先王之臣而銘先王之師禮  
不當如是使先王無恙親賜臣臣當辭謝矧今先  
王在天之靈臨之在上臣敢貪冒自納於黷貨哉  
師之弟子必欲報師恩者修舊寺之廢一以裨補  
國家一以安處徒衆則雖不潤吾之筆其潤普濟

之餘波以及於物者當益無窮矣此釋志先志守  
之奔走與夫定安君夫人任氏今爲比丘尼名妙  
德德捨財而彌智之有是菴也此韓山子之有是  
記也後之居是菴者惟普濟之舍利舍利於其身  
可也吾儒者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  
是請銘其座右其擅越名氏具錄于后戊午秋八  
月記

砥平縣彌智山龍門寺大藏殿記

大藏一部某官某之所施也始置于江華府龍藏  
寺避不虞也自庚寅歲倭人犯濱海郡邑而江華

當要衝尤被其害具氏孫女卒萬戶印璫室卒宰  
臣吳子淳室謀曰吾大父歸依大法而施大藏不  
幸爲賊所躪亡失者幾半盍補正之於是移之敬  
天寺籤題函藏完舊若新則又曰茲寺又近水去  
龍藏一間介莫如深山密谷之爲可保也適彌智  
山智泉等化大藏于京中具氏喜而告其故泉等  
樂其得大寶於是無爲而成得有所歸施受可謂  
兩無心矣而龍門有寺以來未備之事一旦而集  
具氏之子孫雖百世無復有憂於大藏且以慰乃  
祖之靈於冥冥之中則龍門天龍八部當護大藏

如護眼目矣具氏可謂能後矣子素不樂釋氏之  
教聞千函萬軸之說初恠其多也及聞其目則曰  
經曰律曰論而經詮佛語菩薩語律以著其儀論  
以演其義非盡出於牟尼之金口也至於羽翼其  
道言稍近理者輒收入之宜其千函萬軸之多也  
有學其學者目其書而心其義求千聖不傳之妙  
於尋行數墨之間斯不負其師之教矣若曰一彈  
指頃大藏已轉則鹿野苑跋提河數十年間入天  
圍遶當作何事觀邪雖然溪聲便是廣長舌曉在  
眼前長不見學者當自體之無忽大藏殿凡三間

其施財以助之者北原郡夫人元氏也戊午秋八月日記

東文選卷之七十四

[Faded vertical text columns within a grid]

[Faded horizontal text on the left page]



